

MEI HUA XUE

梅花



水
妮

梅花党案揭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梅 花 血

——梅花党案揭秘

水 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梅 花 血

水 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8 1/32 印张:10 字数:210 千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04-03178-4/I·538 定价:14.8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沉浮小司令	1
第 二 章	到上海去	16
第 三 章	梅花党出笼	25
第 四 章	炮打方案出台	44
第 五 章	有来头的女人与有本事的女人	57
第 六 章	意外,意外,总是意外	68
第 七 章	绑架清华之花	85
第 八 章	失败的审讯	93
第 九 章	险象环生	112
第 十 章	走进恶梦	125
第 十 一 章	朝见与毒计	147
第 十 二 章	兽欲与阴谋	168
第 十 三 章	网中喋血梦半醒	192
第 十 四 章	脱险火车站	225
第 十 五 章	太平间的生死之旅	239
第 十 六 章	围攻	259

第十七章	逃过大劫	267
第十八章	落网与越狱	278
第十九章	女梟之魂如梦散	286
第二十章	最后的悲怆	301
尾声	313

第一章 沉浮小司令

北京国子监孔庙大院，四所中学的数千红卫兵在集会。大院中间，熊熊燃烧着的一堆大火，把数千张年轻而幼稚的脸庞映得通红。

比大火更猛烈燃烧的，是这些红卫兵们的激情。

院子里的空气愈来愈干燥，灼热，仿佛也要燃烧起来似的。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红旗中学的红卫兵司令白小飞也早就汗流浹背了，但他振臂领呼口号的劲头却一点也没有减弱。

三十多个“牛鬼蛇神”已被扭押到火堆旁跪下接受批判。有人还拿了理发工具，七手八脚的当场给他们理“阴阳头”。

气氛迅速高涨。

一位高壮的红卫兵走到白小飞身边，压着嗓门说：“司令，让我上去收拾那些老骨头。”

高个红卫兵是白小飞的左右手，红旗中学“井冈山战斗队”作战部长肖革新。白小飞略一沉吟，答道：“还是慎重一点吧。这些老家伙多半已老得挨不起三拳两脚了，不小心会出人命的。”白小飞深知肖革新出手狠，在这种大场合更可能走极端，所以不敢让他上台动手。

不料肖革新极不服气：“出个把人命算什么？这些牛鬼蛇神死有余辜！”

“出了人命就会有麻烦的！”作为红卫兵中的一面旗帜，白小飞处事毕竟慎重些。

肖革新却不示弱：“在这伟大的时代，麻烦算什么！”

白小飞沉下了脸，目光落到肖革新脸上。肖革新头一扬，全无愧意的用目光迎击白小飞。这种情形，以前是从没有过的，因此白小飞一下愣住了。

这当儿，边上一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卫兵转过脸来说：“别忘了大家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啊。”柔柔一语，白肖两人的怒气都消了。这说话的女红卫兵叫胡小丽，是“井冈山战斗队”的副司令。

这时邻校一位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女红卫兵端着一盆墨水走到挨斗者身边，高声大叫道：“再写反动文章，这就是下场！”紧接着，把两瓶墨水分别从站在前列的两人头上倒了下去。顿时，这两位著名作家满头满脸污水淋漓。

“好！”

“要牛鬼蛇神把墨水喝下去！”

欢呼声、口号声雷动。

女红卫兵大受鼓舞，转身又打了另一位著名作家一耳光，厉声喝道：“还不低头认罪！”

他连声说：“认罪，认罪，我认罪，我有罪！”

这时北京市文化局的负责人也被押上来了，脖子上各挂着一块巨大的牌，上书：我是牛鬼蛇神的黑后台。

这一来连胡小丽也稳不住阵脚了，走近白小飞说：“司令，我们应该行动了。”

话音刚落，肖革新便领着两个红卫兵冲到最前边去了。白小飞一怔，只好带头高呼口号，为部下壮行。

肖革新冲向“牛鬼蛇神”，武装带一挥，打在这些人的头上，又一挥，打在他们身上。

四周叫好声震天动地。肖革新热血沸腾，打得更起劲，又一皮带抽到一位著名老作家头上。这一下力道奇大，年已六十多岁的老作家头上顿时涌出血来，整个人轰然倒地，昏了过去。

白小飞惊得一下闭上了眼睛。

白小飞再睁开眼睛时，已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前将老作家架了起来。

“不老实就打死他！”

“让他坐喷气式！”

“不服罪罪加一等！”

在一片乱叫声中，又有人弄了一顶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到了老作家的头上。而老作家则双目紧闭，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白小飞心惊胆跳，忙向胡小丽说：“你去叫革新别太过火，出了人命不好办！”

胡小丽望了望白小飞，神情甚是困惑。不过，她还是依令走到肖革新身边，小声说：“革新，小飞要你别太过火。”

“谁过火了？我才不象他那样懦弱！”肖革新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又一皮带抽到老作家身上。

白小飞见状心中一寒，意识到自己约束不住部下了。但他想不到，父亲昨天下放干校的事，今天便有同学知道了；更想不到，肖革新和胡小丽等与自己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会以此向他发难。

大会结束，队伍往回撤时，胡小丽冷着脸开了腔：“小飞，你今天的举动，大失红卫兵司令水准了。”

肖革新接口说：“你压制我们的革命热情，到底存的什么企图？”

白小飞反击说：“我是负责人，我必须保持理智！”

“什么理智？”肖革新叫道：“红卫兵就是要敢闯、敢干、敢翻天覆地，让反革命分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白小飞也一下来气了：“有什么意见，明天开总结会时再摆出来！”

“哼，明天，”肖革新冷冷一笑，“明天，你还是把你父亲的臭底抖出来吧！”

一股血呼啸着直往脑门涌，一时间白小飞几乎没晕过去。

……

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文化大革命翻开了悲惨的一页。

白小飞也掀开了自己人生的悲惨之页，被逐出了红卫兵组织。这一天，他一到学校，就发现肖革新和胡小丽组织贴出的数百张揭露他批判他的大字报和漫画，已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了。

在学校红卫兵总部，胡小丽将一份“决定”递到白小飞手上：“井冈山战斗队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了，你看一下。”白小飞扫了一眼“决定”，发现领导成员里没有自己，司令变成了胡小丽，肖革新是副司令兼作战部长，他顿时大叫起来：“这一套我不承认！”

“稀罕你承认！好个丧心病狂的狗崽子！”肖革新双手叉腰，一字一顿说：“告诉你，你的红卫兵资格已被取消了！”

“你胡扯！”白小飞吼了一声，又转头质问胡小丽：“你们为何要搞政变！”“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我们必须这么做！小飞，你要冷静对待这个事件，并认真检讨自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革命不坚决倾向。”胡小丽多少有些胆怯，不敢目视白小飞，但说话却一点不含糊：“你必须明白你的错误很大！希望你好好吸取教训，争取早日和你父亲划清界限，到那时还是欢迎你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的。”

白小飞心乱如麻，还想抗辩，身材高大的肖革新见状，立即扭住他往外猛推，推得他跌在地上几乎爬不起来。这一跌，使他清醒了许多，明白再纠缠下去只能自讨苦吃，肖革新和胡小丽没安排人围攻他已是很留面子了。

于是白小飞失魂落魄地走了。平日里和他一同打打杀杀的红卫兵们几乎都不再理睬他，他走到校门边时，才有一个怯弱的声音在他身侧响起：“小飞，我跟你去好吗？”

白小飞闻声回头看了一眼，见是平素最显软弱的东方点点，就没理睬她，急步出了校门。白小飞径奔回家，一进门，便呜咽起来。

哭着哭着，忽听耳畔响起一个声音道：“小飞，不要哭，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白小飞吓一大跳，回头看竟是东方点点跟到他屋里来了，不禁恼羞成怒冲她叫了起来：“谁让你来的？你快走！”他无法接受在女同学面前哭的事实。

东方点点的嘴唇嚅动了几下，但终于没作声，就转身走了。但还没走出门，白小飞又把她叫住了，恶声恶气说：

“点点，你听着，不准你跟外人说我哭了，否则我跟你没完！”点点怔了一怔，嚅吟道：“我不说，我不会说的。”这才低头而去。

白小飞在家里闷了两天，连门都没出。

第二日，长期住在厂里的姐姐白小婷突然回家来了，满脸愁容的说因受父亲进干校的影响，她已从厂革委会秘书的位置被下放到车间当女工了；又说为争取进步，希望日后家里人别再到厂里去找她。说完饭都没吃，便带着一脸忧郁走了。

姐姐的意思很明白：她希望和家里断绝关系。这一来，白小飞的情绪更加一落千丈，躺在床上整天不起身。

这一天，暗暗急在心头的妈妈突然对儿子说：“小飞，走吧，跟妈妈出去转转。”

白小飞摇头，懒洋洋道：“我不去。”

妈妈微微笑说：“去芳姨家也不愿意？”

“去芳姨家？”白小飞吃了一惊，脑子里马上浮现出芳姨甜蜜的笑容和亲切的面孔。他怀疑妈妈是逗他，因为妈妈从前是严禁他和芳姨见面的，更别说带他上她家了！

不料妈妈的口气非常坚决：“对，去芳姨家玩！”

“好啊。”白小飞同意了。芳姨他见过好多次，多数都是在公共场合和爸爸在一起时见到她的，她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好，他甚至觉得她格外呵护他。

芳姨快五十岁了，模样儿却像三十刚出头般年轻，嘴角浮两抹笑意，不减当年之风韵。

芳姨曾是三四十年代大上海很有点名气的影星，投奔革命后告别影坛，从事统战工作。芳姨没有儿女，丈夫原

是一位副部长，两年前病死于心肌梗塞。芳姨孀居后，便没再上班，终日呆在家中，日子虽然闲散清雅，但却冷寂了些，白小飞和母亲的到来，使她大喜过望，显出了极大的热情，不但亲自端茶递果，笑语喧喧，而且谈兴大发，叙说旧闻往事，娓娓动听。谈到高兴处，又搬出几大本剧照、生活照影集给客人看，自己也一页一页地翻看，重温起往日的旧梦来。

白小飞突然在芳姨的影集里发现了父亲的照片，这才明白原来上辈人是老交情了。他“噢”地叫了一声，翻看照片的热情顿时高涨了许多。

翻着翻着，白小飞的脸颊蓦地抽搐了一下，火烫的目光在一张照片上凝住了。这是一张保存得相当好的八寸黑白照片，画面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人，白小飞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芳姨。当然，使他热血沸腾的不是芳姨的玉照，而是芳姨胸前别着的那枚梅花型胸针！

因为这样的梅花胸针白小飞已留意多时了——更重要的是，每一枚胸针的主人，都不是好人。

第一枚的主人，是他的邻居徐阿姨，一位副教授。白小飞记得很清楚，徐阿姨每次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时，胸前都是别着一枚金光闪闪的梅花胸针。后来徐阿姨的老公跳楼死了，她的“底细”也被红卫兵们挖出来，原来是国民党特务。

第二枚的主人是一位以主治医师身份潜伏下来的“美国特务”。白小飞带领红卫兵搜查她的住宅时，在她的首饰盒里搜出了梅花胸针，当时她佯称胸针是她的定情信物，提出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就希望把胸针给她。对于这种无理

要求，白小飞自然不予理睬。但也没有往更深处想。但到了第三次从一位“小叛徒”的首饰盒里又搜到一枚相同的梅花胸针时，他的警惕性便马上起来了：她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他曾就此事请教过学校最革命的老师，老师分析说梅花胸针有可能隐藏着很危险的内情，有必要严密注意，为此，他曾很认真的调查过，虽没多少进展，但心中的弦却绷紧了。

这会子，他情不自禁地向芳姨望去，不由心下嘀咕：她的样子，妖里妖气的，真好象特务嘴！

白小飞的心跳顿时加剧，也许是重振旗鼓的机会来了！

“这张照片好看呵！”白小飞指着照片的手几乎颤抖起来。

“好看呵，那是我四十岁生日时照的。”芳姨听见白小飞赞她好看很高兴，又翻出另一张照片让白小飞注意：“你瞧瞧这一张，芳姨十一岁生日时照的，让你好好看看。”

这是一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的照片，但从中仍可看出芳姨当年的迷人娇姿。照片正面上是四个美女，芳姨兴致勃勃一个一个介绍说：“噢，这个叫安玉剑，当时上海滩的歌星；这个是冯宣章，是当时最好的女伴；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明星胡蝶……”

安玉剑和冯宣章，白小飞听都没听说过，但他却知道胡蝶曾经是坏蛋头子戴笠的情妇——那还会是好女人吗？

芳姨为何不怕红卫兵来抄家呢？光这些照片被搜出来就够证明她是坏人呢！白小飞满腹狐疑，但他最关心的还是梅花胸针的根底，因此他又指着上一帧照片上的胸针向芳姨说：“这胸针怪好看的！”

芳姨突然少女似的咕咕笑将起来。“这孩子，怎么会对女孩子用的东西感兴趣！”她抚着白小飞的肩窝说：“要不是那胸针不见了，芳姨把它送给你好了！”

白小飞心念一动，又问：“芳姨，你这胸针是怎么来的？”

“一个朋友送的。”

“谁送的？”

“你问这些干什么？”芳姨反问了一句，同时睁大了她那美丽的眼睛。

“我，我随便问问。”白小飞有些窘迫，但却不肯就此罢休，又问：“对了，芳姨，这胸针这么好看，戴的人一定不少吧？”

“有一些。”芳姨一听白小飞赞她的胸针好看，顿时又高兴了，顺手又翻出了她二十岁生日时照的那张照片说：“噢，记得我们四个人，当时都戴过。解放后，我在北京的一些场合也见过一些人戴过，比如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

“王光美……”

这三个字太不平常了，白小飞听了无异于晴空炸雷！带头造反的他，当然明白造反派们已开始向王光美进攻了。“倘若我能证明她是真正的混入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的话，那我就是最过硬的红卫兵了！”一时间，白小飞激动得心脏几乎要蹦出胸腔。

他将照片从影集里抽了出来。“我太喜欢这张照片了。”他央求说：“芳姨，你这张照片送给我好吗？”

芳姨笑了，说：“我就这一张啦！当然，你喜欢，送给你也行，不过你以后得乖一些，见了我得叫我干妈。”

“叫你干妈？”白小飞一时间以为耳朵出了毛病。

不料妈妈开口了：“小飞，爸爸妈妈早些时候已和芳姨说好了，从今日起芳姨就是你干妈！”

“叫干妈？”白小飞呆若木鸡。

“小飞不好意思呀？”芳姨轻轻笑了，温润的手抚上了白小飞的头：“你喜欢那胸针是吧？好，干妈记住了，以后一定想办法找一枚给你……”

白小飞没作声，心里却在发狠：要我叫你干妈，做梦！这时他母亲恼了：“小飞，怎么不听话了？”

“我……”白小飞咽了咽口水，脸都憋红了，还是没让“干妈”两个字出口。母亲火了：“怎么这么不听话？”

白小飞低下了头深感委屈。“妈妈的话我是要听的，可是叫一个有重大特务嫌疑的人干妈呀！我却不能。”白小飞想。倒是芳姨先妥协了：“算了，孩子这么大了，突然要他一下子改口也怪难的，等以后慢慢来吧。”

白小飞暗想这芳姨倒也识趣，登时松了一口气。不料母亲不依，以从未有过的冷凛声调说：“不行，今天非要叫不可！”顿了一顿，说：“小飞，你不听话，妈就赶你出家门！”

白小飞彻底傻了。在他记忆中，妈妈从未这么凶过，更没发过赶他出家门的威胁呵！他惊惶地看着母亲表情痛苦的脸，心中呼唤说：“妈妈，你不要逼我呀。在大非面前，心里要想想再做呢？”

这当儿芳姨突然伸出双手搂住了白小飞的双肩，细声细气说：“好孩子，你就叫一声吧，别让妈妈生气，也别让喜欢你的芳姨失望……”

芳姨的声音虽然温存万千，芳姨的手虽然柔软无比，但白小飞却感到恶心难忍！为使这一切尽快结束，他终于酸涩无比地叫了声：“干妈。”

迅即，他发现，妈妈的脸色柔和了许多，而芳姨却流泪了？

这时，彩霞满天，白小飞斜倚在阳台的栏杆上，真诚地望着高悬空中的太阳出神。金色的阳光在他的脸上铺开，使他那稚气未脱的脸庞多了一层柔和的气息。“毛主席，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的脑海里，极其自然地流出了这句话，眼睛一时间似乎又多了一分光采。“怪不得全国人民要把毛主席比做红太阳！”他心中说，并很为自己的这个发现高兴。

昨夜他几乎没合一下眼，辗转反侧的总在想如何才能有效地一举成功，干出惊世的成绩来。到凌晨时，他想通了，决定抛弃个人成见找胡小丽合作，从抄芳姨的家入手，放手大干一场。他盘算道：从芳姨的背景和现状看，她极可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她十八岁生日时连大特务戴笠的情人胡蝶都前往祝贺，她的身份可想而知了，根据掌握的情况看，凡是有梅花胸针的女人都有问题，而芳姨有这种胸针——更重要的是她说王光美也戴过，那末，只要能从芳姨这里打开缺口，找出足够的证据，就极可能将更大的特务挖出来！

吃过早饭，白小飞正准备到学校去找胡小丽，东方点点突然找他来了。白小飞皱起了眉头，他对东方点点没有好感，因为他觉得她太温顺太善良太缺乏造反精神，学校里红卫兵们闹得风起云涌时，她也只是跟在后面喊几句口

号而已。

白小飞的妈妈却很高兴这个时候有女同学来找儿子玩，因此热情地给她张罗茶水点心，一边不停嘴的和她唠叨。东方点点长相很一般，但她的温顺举止和清纯的气质很中白母意。

好不容易等到有插话的间隙，白小飞便问：“点点，你有事吗？”

点点娇羞地笑了一下，说：“没有，我来玩玩嘛！”

白小飞松了一口气，道：“那你玩吧，我想去学校一下。”

“学校又不上课，你去干嘛？”点点显得有些失望。

“对，你连红卫兵都不是了，你还去学校凑什么热闹？”母亲说：“你就别去，就在家陪你同学聊天！”

“我有事嘛！”白小飞狠狠瞪了东方点点一眼，怪她来得不是时候。

点点的脸红了一红，随之她说：“我也想去学校看看，我和你一起走吧！”

白母满意地笑了。白小飞却皱起了眉头，厌恶点点这样没自己的立场。

他只好带着点点一齐走，一边长一句短一句的和她搭些不着边际的话。到了学校大门，便听到校园里传来一阵接一阵雄壮而响亮的口号声，禁不住都顿住了脚步。点点怕白小飞听了口号声伤感，故而讷讷说：“闹哄哄的，没啥意思！”

哪知白小飞一点不领情：“点点你真落后，怎么能这样评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呢？”

点点委屈得几乎要掉眼泪。“我……我不是这个意思。”